

以音樂開啓探索古蹟新角度

滄桑歷史與人文精神的碰撞

昔日深水埗主教山拆卸荒廢多年的食水減壓缸，使逾百年歷史的巨型古羅馬式地下蓄水池重見天日，引發市民爭往觀賞，影相留念，呼籲保育。港人對古蹟的熱情是否為曇花一現尚未可知，但香港也並非所有經保育活化的古蹟都如大館及PMQ元創方般廣為人知，齊聚展覽表演場地、餐廳酒吧及文創小店，開放多年依然熱度不減。無論是如保良局歷史博物館、香港茶具文物館、香港醫學博物館等，承載歷史卻相對默默無聞的博物館，還是已涵蓋了多種功能的大館，都在不斷尋找探索古蹟的新角度，而古蹟音樂會正搭建了一個新舞台，更邀得本地年輕作曲家專為古蹟作新曲。這是凝固建築與流動音樂的融合，也是滄桑歷史與人文精神的碰撞。

採訪：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 部分相片由垂誼樂社提供



在歐洲的古堡、教堂，或在古蹟活化的文化場地中邂逅音樂會已是旅行尋常事，垂誼樂社創辦人之一兼藝術總監李垂誼，正是在歐洲演奏期間發覺其獨特魅力，由此決定將古蹟音樂會的理念帶回香港。「古蹟音樂會未必在全世界適用，但香港的古蹟建築融匯了中西風格，所以在香港做這件事，會有特別的意義。」「樂·憶古蹟」計劃應運而生，每年以香港不同的古蹟作主題，音樂足跡走遍孫中山紀念館、香港茶具文物館、香港醫學博物館、饒宗頤文化館等，以音樂為大眾開啟欣賞和了解古蹟的新角度。



● 李垂誼



● 錢伯 大館提供

為不同範疇藝術家提供平台

計劃於2019年獲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與大館等古蹟建立長期合作關係，注入駐場藝術家、導賞及教育項目等多種新元素，望為觀眾呈現別具意義和更深入的音樂體驗。對此，大館表演藝術部主管錢佑表示，大館作為香港最主要的古蹟之一，當然樂於與垂誼樂社長期合作，發掘大館古蹟群各個角落的故事，「『賽馬會樂·憶古蹟』的活動包括免費社區音樂會、導賞團及新作首演，涵蓋了古今中外的音樂作品，由音樂家親自向大眾闡述選曲及作曲意念，切合了大館推廣藝術的宗旨。另一方面，大館為藝術家及音樂會觀眾提供導賞團，深化對古蹟及保育的認識，令他們無論在演奏或欣賞中都更加投入。」他更指出，垂誼樂社以公開招募的方式甄選新晉作曲家，每帶來驚喜，例如去年其中一位獲選的作曲家廖梓丞是建築系學生，無論對大館的建築和歷史都有獨特的體會，在作品上亦呈現了豐富的音樂感，「大館非常樂意為不同範疇的藝術家提供平台，讓他們得以創作及成長。」

從保良局到大館的音樂輪迴

李垂誼稱，歐洲很多古蹟幾百年前已經與當時的知名音樂家合作，這樣的曲目如今在古蹟演出，自然比現代化的音樂廳更為適合。香港的古蹟自然承載着本地的歷史，他在選曲時也盡可能考慮其與古蹟的關聯，樂社因此每年都會舉辦作品徵集比賽，從中選擇兩位本地年輕作曲家，在資料收集與實地考察之後，特別為古蹟作新曲，「他們的作品很有意思，可以從中觀察到他們的性格和風格，感受到年輕人的創造力和無限能量。希望比賽可以給他們機會，找到一條發揮自己的道路。」他說。

「樂·憶古蹟」計劃2013年由位於銅鑼灣禮頓道66號的保良局中座大樓拉開序幕，或因李垂誼從小於銅鑼灣長大，對保良局有着既熟悉又陌生的特殊感情，「關帝廟雖然不是音樂廳，但是很適合演奏，我發現很多來聽音樂會的觀眾，都對這個古蹟很有興趣，很多人甚至之前都不知道保良局可以入內參觀。」那年，由本地年輕作曲家梁書銘創作的《禮頓道66號》，於保良局這所二級歷史建築內首演，李垂誼笑稱：「這些首演將成為歷史事件，年輕作曲家未來可期，這也是一種文化投資。」去年11月，垂誼樂社將音樂會又帶回了保良局，此亦成為去年的尾場，待疫情緩和後再計劃踏出新一步。

與保良局音樂會不同，對李垂誼而言，大館音樂會的意義在於長期合作關係的建立，樂手的演出也不僅局限於賽馬會立方的單一表演場地。去年秋季，他們走到昔日的中央裁判司署、域多利監獄等不同角落，演奏由皮亞佐拉至韋華第的音樂，再於11月的音樂會中演奏亞倫斯基和貝多芬的名曲，而作品徵集比賽的優勝者作品，包括廖梓丞《浮城一瞥》與周子騫《渡人·一牆·過客》的首演亦在此間獻上。未來，他更希望帶領音樂新星們一起，繼續研究在大館不同角落演奏及尋找音樂靈感的可能性。

古蹟與音樂家的互助雙贏

眾所周知，香港演出場地較少，預定排隊需時，李垂誼指出，若可以多利用古蹟場地，不僅給更多年輕音樂家提供演出機會，也更容易將音樂會帶給不同社區的觀眾。同時，這對古蹟都有難得價值，使更多港人因音樂會而親赴現場，聽完音樂會後或參觀博物館展覽，或參加導賞團，加深對古蹟的認識。

當然，在古蹟舉辦音樂會也面對很多挑戰，如未設有電梯、樓梯及房門狹窄、房間地板無法承受如鋼琴般的重物等，故李垂誼在選曲時也會仔細考慮如樂器的應用、現場可承載多少觀眾等實際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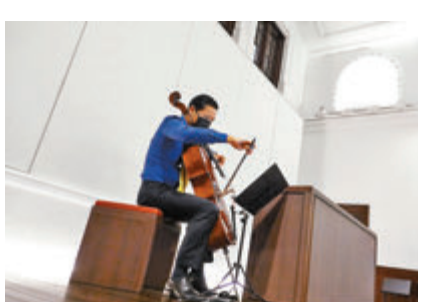
● 垂誼樂社去年再次回到保良局中座大樓開帝廳演奏。



● 垂誼樂社去年於大館賽馬會立方舉辦古蹟音樂會。



● 計劃亦為觀眾提供導賞團，豐富其音樂會體驗及對古蹟的認識。



● 李垂誼曾於大館中央裁判司署演奏。



● 年輕作曲家 廖梓丞



● 廖梓丞(右二)及周子騫在大館警察總部大樓尋找創作靈感。

廖梓丞創作《浮城一瞥》 「音樂賦予古蹟新的意義」

生於香港的廖梓丞正修讀香港大學建築學碩士，他在作曲時考慮最多的也是如何連結音樂與建築，嘗試在大館尋找一些有趣的空間，將其轉化為音樂去表達。他明白，古蹟的價值不只在於建築物本身，更重要的是這些建築與人和社區的關係。現時的大館由不同的新舊建築組成，音樂廳所在的賽馬會立方亦是新建築的代表，這種新舊的交雜與空間的轉換，賦予他豐富的創作靈感。最終，他選擇了一條由演奏廳通向藍閣的路，途經洗衣場及監獄操場，「藍閣有很特別的意義，是從前域多利監獄的主要出入口，所以我嘗試用音樂營造一種空間轉換的感覺。」在原本的構想中，作品希望配合實體空間中演奏者及觀眾的移動，從演奏廳內帶領觀眾如儀仗般前進至藍閣，但因疫情暫未能實現，故改以預錄音軌嘗試捕捉原先路徑以及大館各處不同的聲景與聲學空間，於演奏廳內重現。

《浮城一瞥》中的「浮城」既指大館，亦指港島，引申大館和香港的歷史息息相關，而「一瞥」則指通過這條路走出藍閣的短暫旅



● 廖梓丞由這條演奏廳通向藍閣的路獲取靈感。 張岳悅攝

程。為了尋找創作靈感，他曾多次前往大館，對建築分布及至細節都了然於心，再通過導賞團深入了解更多歷史故事，也意識到古蹟承載故事的意義。他認為，大館是香港比較成功的保育案例，保留了大型建築群的古蹟氣氛，參觀中，他亦對狹長通道兩側狹小囚倉的印象格外深刻。

當他在大館聽到自己的作品，視線穿過舞台背後似真如幻的光影，隱約見到那條通往藍閣的路，也是一種特別的體驗。他稱，香港的古蹟通常並非為音樂會而建，這種聯繫需要人去建立，而音樂是了解建築的一個很好的媒介，音樂帶動歷史氛圍的瀰漫，也將改變觀眾對於所處空間的體會，「這件事值得多點去做，這賦予古蹟新的意義。」當昔日監獄化身藝文之地，音樂的元素幫助人們了解認識更多關於大館和時代的故事，也是給音樂家和觀眾一個富有歷史感的新選擇。



● 保良局中座大樓被評定為二級歷史建築。 張岳悅攝



● 年輕作曲家梁書銘

梁書銘初探「禮頓道66號」 「音樂會推動大眾認識古蹟」

銅鑼灣禮頓道盡人皆知，但禮頓道66號又屬何地？現任香港兒童交響樂團指揮的梁書銘和很多人一樣，過往對保良局的認識來自於其開設的學校和舉辦的慈善活動。他直言，自己的很多創作想法都在參觀完建築和博物館之後形成，感受到偏西方新古典主義風格的建築外觀，與內裏完全是中式會堂設計的關帝廟，是中西文化的交融，所以在創作四重奏時也想要用接近新古典主義的手法，並加入和聲等新演奏法的元素。「作曲之前，我對這個地方不太熟悉，」他補充道，「原來保良局比我想像中規模大很多，服務涵蓋範圍也很廣。原來保良局與香港過往的歷史關係很深，它的創辦也與當時香港的社會原因相關。」

而為《禮頓道66號》改名的時候，他也曾構思良多，曾想過使用保良局「保赤安良」的宗旨，但有平鋪直敘之嫌，而以地址為名更能引人遐

思——究竟禮頓道66號是什麼地方呢？在搜尋之後便會發現，原來是保良局中座大樓的地址，「這反而可以引起更多觀眾對這個地方的興趣。」

他表示，自己很喜歡古蹟音樂會，皆因古蹟建築經過時間的洗禮，存在甫入內便撲面而來的獨特氣場，而在某個時代建成的古蹟內，演奏屬於那個時代的作品，會產生一種奇妙化學作用。「那彷彿將觀眾帶入時光隧道，除了欣賞音樂之外，還會感受到相應空間的存在。香港有很多古蹟並未為人所熟知，作為音樂工作者，我們更想要用音樂的方式，推動多一些有價值的古蹟給大眾認識，古蹟音樂會是很好的方法。」他說。



● 保良局總部建築風格融匯中西。 張岳悅攝

網上音樂會 只是權宜之計？

據李垂誼介紹，樂社過往也會將音樂會影片發布於網上，去年由於疫情關係，與大館合作拍攝了4輯「賽馬會樂·憶古蹟」網上音樂會短片，涵蓋演奏之餘，亦聆聽樂手講述自己與大館的故事。截稿當日，此網上音樂會短片前兩輯在YouTube的觀看次數約1.5萬次。李垂誼坦言，自己其實並不想做更多網上音樂會的事情，「古典音樂的聲音質地很重要，我們不想讓觀眾因為手機播放的音質未盡理想而誤會古典音樂。我們在網上做的事更多是為吸引年輕人關注事件，疫情過後會來聽現場音樂會，真正欣賞到古蹟和音樂的價值，這會是一個特別的體驗。」

與之相對的，是他此間廣邀音樂界的朋友，如音樂學院教授、知名音樂家等，以座談的方式為計劃出國深造音樂、卻因疫情未能實地諮詢及考察的學生指點迷津，「學音樂不能僅在家閉門苦練，名師指點和訊息獲取也相當重要。」他說。